

节日前的献礼

段衍枝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人物：王支書：三十余歲，身體健壯，為人和藹可親、能干，處事沉着。

✓ **黎明：**二十余歲，青年團員，技術員，工作積極認真，但個性較急躁。

陳奇：二十余歲，技術員，單純技術觀點，個人主義較嚴重，不重視政治，思想幼稚。

黃惠芬：二十余歲，青年團員，新調來的化驗技術員，聰明勇敢，處事穩重。

馬大貴：三十余歲，煉鋼工人。出身中農，受過特務訓練。因隱瞞歷史被敵人強迫利用，後在黨的教育下揭發了特務陰謀，立功贖罪。

曾棠：四十余歲，近視眼，肥胖，前額光禿禿的。他是化驗室副主任，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為人狡猾、陰謀多端。

公安人員甲乙二人。

時間：1954年“五一”節的前一天。

地點：華南近港澳的城市某鋼鐵工廠。

景：在鋼鐵工廠曾棠副主任化驗辦公室里，內有辦公桌和兩張沙發椅、書櫥等。辦公桌上有鋼塊、電話及辦公文具，壁上有日曆，正是4月31日。舞台中央有長窗，窗外左面可見車間遠景，靠右几枝花木伸向窗口來，室的左門通化驗

室，右門通外。

啓幕：早上，太陽從窗口射進來，半截窗簾垂挂着，房子顯得沉寂無人，遠處傳來扎扎輕微的機器聲，漸而歌聲由遠處而近，接着一群工人從窗口經過。

幕後聲：（工人甲）老王，干嗎這樣早上班？你不是夜班嗎？

（工人乙）今天是什麼日子呀？我心里的血可沸騰啦。

（工人甲）干嗎這樣大勁頭？

（工人乙）我們冶煉的特种鋼有苗頭啦，說不定今天就能煉成功，給明天“五一”節大會獻禮呢？

甲：好呀，那我們廠就“雙喜臨門”了。

乙：對呀，我們爭取“雙喜臨門”，（一陣笑聲）走吧！我們去等化驗室報告化驗結果，他們會告訴我們好消息的。（說話聲漸遠了）

（黎明身穿白色工作服從化驗室走上，手里拿着一份化驗表，精神非常興奮。）

黎明：（以下稱黎）曾副主任，曾副主任！（一看）不在，真糟！大概他被王支書叫去談話還沒回來吧？（興奮的）這回特种鋼的冶煉方法給我們抓住了，好呀，可抓住了，哈……

（陳奇穿工作服從外上）

陳奇：（以下簡稱陳）抓住了什麼，這樣歡喜？

黎：如果我告訴大家，大家就會歡呼鼓掌，（舉起化驗表）
你猜這是什麼？

陳：化驗表呀！這還騙得了本室的化驗技術員？

黎：對啦。陳奇，它標誌着張工程師的偉大創造和全體職工
的智慧。還有我們的光榮！（愉快的唱起歌來）

陳：你是說：張工程師創造的特种鋼冶煉方法已經冶煉……

黎：對啦！已經冶煉成功了。（抱着陳使勁的轉了几个圈）

陳：真的成功啦？這次化驗的結果怎樣？

黎：這次化驗的結果告訴我們：鋼水成分符合要求，冶煉成
功了。這是我們廠的重大喜事。明天是“五一”節，我
們給毛主席打個電報去報喜。

陳：那毛主席一定會笑了。

黎：他還會向天安門前大會所有的人公布，我們中國從此有
了自己創造冶煉出的特种鋼，讓大家歡呼鼓掌，還會吓
倒帝國主義。哈……

陳：（搶黎的化驗表）老黎，你別歡喜的過早，曾副主任看
過了沒有？

黎：還沒有。剛才小汪把他叫去了，听說是王支書叫他去講
話。

陳：他還沒有看過，你敢保證化驗結果沒錯誤嗎？

黎：我當然保證，我核對過好几遍了。怎麼，你還是沒信
心？

陳：信心！天曉得！象前几天我化驗上爐鋼水以後，把化驗
表交給曾副主任，第二天上班他拿來看，化驗表的數字
卻變了。

黎：你那份化驗表是另有文章呀！

陈：怎么另有文章？

黎：听说你那份化驗表的數字被人涂改了！

陈：（驚駭）涂改了？誰發現的？

黎：这我不知道。

陈：誰敢做这样的事！私自涂改化驗表是犯法的呀！

黎：是呀，你猜，誰敢干这种事？

陈：我能猜透，非把他抓來算賬不可，不过……这个人一定是对我不滿，实行報復。拉倒算了！反正冶煉沒成功。

黎：这可不一定。涂改數字的人，也許是另有企圖。老陈，你这猜想有根据嗎？

陈：沒有足够的根据。不过許進一向对我都不好，有一次我在會議上批評过他，以后他碰上我干什么都说我这个那个的。

黎：我看不会是他，許進同志是个团员，工作又積極肯干，我說他是个好同志。

陈：噢！反正誰好誰坏我知道。

黎：那么你說誰对你好呢？

陈：当然有人对我好啦！譬如曾副主任吧，他有學問，是工程師，又当了化驗室副主任，他肯幫助我學技術，我告訴你吧，（小聲）不过你別告訴其他人！

黎：好。我保證不告訴別人。

陈：曾副主任對我說：“我一定要在一兩年內把你培養成一級技術員。”

黎：啊！他很關心你的等級進步囉。

陈：他还准备把他最小的姨子介紹給我……

黎：（觉得不对头）怎么，你不是有了小敏嗎？为什么又想和曾副主任攀親戚？

陈：这你不必問，攀上一門好親，我的前途就会突飛猛進，你懂不懂？他还說：“你沒有錢的時候，尽管對我說好了，我知道你有困难，要养家，又要抽烟，沒有錢就会一事无成。”

黎：他……噢！他是真心的關心你嗎？

陈：咳！还不止这样呢，有次他對我說：“你身体瘦弱，工作馬虎些算啦，少做些也不要緊，我是領導，應該照顧干部。”你說，这样關心自己的領導全厂有几个？为了前途，我可以放弃小敏，死心跟他学一套完整的技术；不过对工作馬虎少做些，我現在还用不上这种照顧，工作做好是我的責任。

黎：是的，你身体并不坏，應該做好工作呀！

陈：所以我說他的確是全厂最關心干部的好領導。

黎：（微笑了一下）你很尊敬他？

陈：当然囉！

黎：（嘆了一口气）唉！可是在我們的化驗室里，会發生被人涂改數字的事情，真是奇怪呀！

陈：反正前次化驗結果冶煉未成功，算了吧！

黎：不过發生了这种事情是不應該的呀，幸好現在冶煉成功了。我走啦。（往外跑）

陈：你往哪兒去？

黎：我去報告張工程師，大家都等候我的化驗結果呢。

陈：張工程師和苏联專家在談話，你暫時还是不要去好。
老黎，我看这份化驗表这样重要，还是讓我來給你校对一下好，兩個人看的一清二楚，以后誰想搗乱都不成了。

黎：（想了一下）好吧！多校对一次有好处沒坏处。走吧！
（黎、陈向化驗室下）

（王支書与曾棠从外面進來。王支書身穿干部服，手拿一份化驗表，曾棠身穿白色工作服，手拿鋼塊，兩人交談着上）

曾棠：（以下簡稱曾）王支書，这次厂里冶煉特种鋼，全体同志真是緊張積極的工作呀！就这么一份化驗表，我就親自校对过几次。

王支書：（以下簡稱王）好呀！大概你們很辛苦了吧？

曾：不，不，为國家效勞，那談得到什么辛苦呢？（嘆惜）唉！想起在國民党的時候所受的苦，我真是五体投地的感謝共產党呀！从前沒有人瞧得起我，我有技術，有本領，还是当个沒权沒勢的窮教員，吃冷眼，挨肚餓，只有英明的共產党領導我，培养我，我才出头，提拔我当了化驗室副主任，（提高声調）我还能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本來嘛，工作不要你支書操心，我也該埋头苦干，无奈是陈主任派去學習了，本室工作又多，所以有些工作还照顧不及呢！

王：別焦急，曾副主任，化驗室工作要嚴肅認真，才可以保證不会產生化驗不準確的現象。

曾：是呀！化驗不準確的現象是不能容忍的呀！不过……

王：怎么，你没有信心嗎？

曾：（訴苦的）唉！王支書，你是搞党的工作的，你不知道技术这玩藝兒的深奥，这玩藝兒……（用手一揮）唉！不容易掌握呀！目前說，要做到化驗絕對準確，这还是一个干部水平和儀器設備的問題……

王：（笑了）还是个老問題；象黎明、小李这号技术員还差嗎？

曾：不过这号技术員不多呀！

王：就算不多吧！干部科已决定这两天調几个技术員來，在設備上，供銷科已派員到上海去購買“光电比色儀”了。總之，我們冶煉特种鋼，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曾：这是大伙的决心嗎？

王：这是党的决心！当然也是大伙的决心。你看，馬大貴煉鋼小組早就提出保證，一定要把特种鋼冶煉成功迎接紅五月，作为“五一”節的大会献礼呢！

曾：馬大貴？……啊……馬大貴小組有这么大的魄力？好積極呀！哈……

王：你笑什么，曾副主任。

曾：沒什麼，我笑馬大貴榮升煉鋼組長以來，他那股无限忠誠为党積極工作的态度，真是令人欽佩，欽佩呀！

王：为了張工程師所創造的特种鋼冶煉方法，全体職工都在忘我的勞動呀！現在夜班的化驗結果搞好了沒有？

曾：還沒有。搞好了黎明一定会把化驗結果告訴我的。

王：那么你先到張工程師辦公室去，告訴他和苏联專家稍等一会，化驗結果搞好了馬上就送去，我在这里休息一会

就去。

曾：（不得已的）好吧！我去。（下）

王：（看曾去后，反覆的審查化驗表，自言自語的）他親手校對過幾次，304 這個數字糊塗不清，好像是 324 改成的。陳奇又說沒有修改過數字。這是個重要問題呀！難道說保衛科所了解他的材料全是事實？（自言自語的走到化驗室門口，碰到黎明拿化驗表上）噯，是你，黎明同志，我正想找你談談。

黎：好的，曾副主任呢？我要先向他報告化驗結果。

王：他上張工程師辦公室去了，化驗結果怎麼樣？

黎：（壓不住的喜悅）王支書呀！我說出來你一定很高興，我們冶煉成功了。（遞表給王看）

王：（忙接表，心中無限的激動和喜悅）真的嗎？那太好了！這回真盼到啦！中國從此有了自己的特種鋼，這多么使人高興呀！（細看表，發現了問題似的在沉思）

黎：王支書，我去報告曾副主任吧！（看王）你怎么啦？

王：慢點，等他回來再報告吧！（全神集中想問題）對了，這數字是 334，與陳奇化驗的結果是很接近的，就是說，上一爐鋼水已經接近成功了，所以他要塗改……

黎：王支書，你是指……

王：啊！對了，黎明同志，關於前幾天你們的化驗表被人塗改過，你們室里的同志全知道了嗎？

黎：都知道了，同志們都偷偷的議論這件事。

王：你猜可能是誰呢？

黎：這很難說，化驗室这么多人。

王：（有意地扯到別的話題上）猜不中算了。我是隨便扯扯的。最近你們工作很疲勞了吧？

黎：謝謝你的關心，還好呢！你看，這臂肘怎樣？每天一小時這個……（做出一個拉單杠的姿式）

王：（笑）哈！好呀，將來爭取一枚運動健將獎章。

黎：行呀，我已經下定決心了。

王：你們室里的同志每天都運動嗎？

黎：那可不一定，曾副主任就寸步不離化驗室。

王：埋頭工作？

黎：這也難說，從前工作還是拖拉疲塌，他還叫陳奇工作馬虎些也不要緊呢。

王：啊……現在呢？

黎：現在比從前好一些了。所以從冶煉特種鋼以來他就很少離開本室。可是說起來也奇怪，有時他滿臉愁容，有時又對着鋼塊出神，有時又很生氣，我也不知道他腦子里想些什麼？

王：（微笑）那他很少關心你們的生活了。

黎：他一貫就不歡喜接近我們黨團員，還說什麼關心呢！

王：那他喜歡接近什麼人呢？

黎：他跟老郭、小馬、陳奇多接近些，特別是對陳奇很關心。

王：關心同志是好的（有意激發黎講下去）。你妒忌他嗎？哈……

黎：王支書，你別開這樣的玩笑，我才不妒忌他，我不需要這種關心。陳奇從前和我是同學，又一齊進廠，他的工

作一向都積極；可是這兩年來，他接近了曾副主任就少接近大家了，最近他把小敏都放棄啦……

王：為什麼呢？

黎：曾副主任要介紹他的小姨給他，還要培養他為一級技術員，又借錢他用，所以這樣一關心，陳奇對冶煉特種鋼就很不關心，別人塗改了他的化驗表，他也只認為許進向他報復。

王：（向前走一步）那你对許進是怎樣看法？

黎：許進是團員，工作積極負責。我看塗改化驗表的人不是平常的小幹部，也許是我們的直接領導！……

王：（緊追）你是說曾……

黎：（覺得自己失言了）這……這也不一定，也許我猜錯了，但我不是誣蔑他。

王：這我知道，你放心。不過你是團員，在本室發生了這種事，你應該加以注意，並且要幫助陳奇進步；因為個人主義嚴重的人很容易被敵人利用。現在國家花了很大力量冶煉特種鋼，我們一定要保證成功，不許失敗。特種鋼對祖國建設用處很大，如果自己有了特種鋼就不用向國外購買。敵人是甘心我們的發明創造的。你明白嗎？

黎：我明白，不過現在我們已經冶煉成功了。

王：但也要提高警惕呀。對了，你把這份化驗表抄兩份，一份給我，一份交給曾副主任；不過不必告訴他已經給我了，也不必現在送給他，讓他回來以後交給他好了。

黎：好吧，我抄好送到你辦公室。（黎下）

王：（吁了一口气，自語地）問題已經露出点苗头了！老家伙，不怕你狡猾多端，等一会黎明的化驗結果搞出來，也可能帮助你变回原形了。（沉思着，欲下）

（會棠上，与王支書碰个满怀）

王：（被會踏痛了脚）噁唷！

會：（忙俯身看王脚）唉呀呀！該死該死，我这个近視眼呀……唉，真对不起，近視，真没办法。

王：（双關語）是呀！你的確是近視呀！

會：抱歉，抱歉！唔……黎明化驗好了沒有？

王：还没有呢。

會：这位同志工作越來越拖拉了，快晌午啦。还是我对下級干部教育不够呀！

王：（微笑了一下）慢慢教育吧，不要心急，我走啦。

會：（送王走）好吧，以后你支書对我多多帮助，我一定无限感激。（假嘆惜的）唉呀！真是能者多劳。（關切的）王支書，你实在太累了，这样年紀輕輕的人頭髮都白了不少，你看这里是白的，这边又是灰的。王支書，你这样日日夜夜辛辛苦苦埋头苦干，要小心革命本錢呀！要不，你爱人……

王：（早已听得不耐煩了）謝謝你關心，我还有工作，不耽擱時間了；化驗結果搞好了，你赶快送給張工程師，人家都等急了，工作要抓得緊些。

會：好的，好的……

王：好！我走了。（下）

會：（看王去后）你想快，我會棠不想快。（看鋼塊）特种

鋼呀！有你的成功就是我的失敗！這怎能……

（黎明身穿工作服从化驗室門上）

黎：曾副主任！

曾：（吃了一驚，轉過身來）啊！是你，黎明同志，怎麼樣？

黎：特种鋼的化驗結果弄出來了。

曾：好極了，讓我看看。

黎：（喜悅的）曾副主任，化驗結果符合了規格，冶煉成功了。（遞表給曾）

曾：（震驚了一下）成功了？（忙看表）

黎：你看這數字不是符合規格了嗎？

曾：（皺眉）這個……這個……

黎：我去向張工程師和同志們報喜！（欲衝出）

曾：（阻止）別忙，對特种鋼這樣偉大的冶煉創作，不能馬虎，還是讓我再親自化驗一下吧。

黎：（急）曾副主任，我們已經校對過幾次了，不會錯的，再說明天是“五一”節，工友們都等着成功的喜報向大會獻禮呢！

曾：這我知道，可是我要對國家負責呀！

黎：（着急的）那麼，這份化驗表不報出去？

曾：青年人呀，你別急嘛，報一定要報出去，你累了，就在這裡休息一會，讓我再化驗校對過然後報出也不晚嘛。

（拿表走進化驗室，下）

黎：（懷疑的）這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藥？左手不信右手，奇怪！（在想什麼，掏出另一份化驗表來。）對啦，我趁現在把這份化驗表送給王支書去。（下）（靜場片刻，

陈奇急忙从化驗室走上。）

陈：老黎，老黎！（一看）怎么不在呢？（焦急的）真糟糕！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真是他涂改了化驗表。这为什么？……难道黎明錯了？不……我帮他校对过，大概他对黎明有意見！我應該告訴黎明！（走到門口又停下來了）不行……將來我的前途和爱人問題恐怕就此完了……（痛苦地沉思）不行呀！（无力的坐下來）……可是这样又怎能对得起老朋友和同志們？……不！（站起來）如果这是化驗技术有錯誤，那我們技术员就应该提出研究，我應該告訴黎明。（冲出門口）

（黎明上）

黎：干嗎这样匆忙？

陈：（一把抓住黎）你上哪兒去？

黎：我上厕所去，有什么事嗎？

陈：咳，發生了一件重要事情！

黎：（感到事情不妙）什么？快告訴我，快！

陈：（緊張的）曾副主任他……

黎：曾副主任怎样？怎么你……

陈：（吞吞吐吐）唉！老黎，我們是老朋友了，我告訴你，但你要先答应我保守秘密，不要把事情告訴別人。

黎：我們从前是同学，又一塊工作到今天，难道你还不相信我的为人嗎？

陈：我相信，不过，这事同我的前途和恋爱問題有關。

黎：（会錯意）啊！好吧，我保證不告訴別人，你講吧。

陈：（緊張的耳語）曾副主任把你的化驗表涂改了。

黎：（意外的）什么，你再說一遍！（抓着陈手）

陈：曾副主任剛才把你的化驗表涂改了。

黎：真的？

陈：真的，他說要親自化驗一下子。

黎：这我知道。

陈：可是他草草地化驗一下就改了。

黎：（激動）改了什么地方？

陈：炭和錳的成分都改了。

黎：那么整个化驗結果的數字就变了？！

陈：是呀！他不知道我却在背后看見了。

黎：你沒看錯吧？

陈：沒有，老黎！这样看來，上爐鋼水化驗結果的數字被涂改难道也是他？

黎：我早就猜疑了。

陈：不，不，我和他没有什么个人意見，他不会拿这个向我作報復。至于你……

黎：你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我要去質問他为什么涂改我的化驗表。（欲冲出）

陈：（一把抓住黎）不行，你瘋了，你答应过我！

黎：我答应你什么？

陈：不告訴別人。

黎：这同你的前途和爱人問題有什么關係？

陈：（焦急万分）唉呀，剛才我不是告訴过你？曾副主任对我的前途和爱人問題已經給我打了强心剂，你这一問，他知道是我說的，那可不完蛋了？

黎：（嚴厲地）老陳，你錯了！你想的都是個人問題，你知道特種鋼的成功關係到全國人民的利益嗎？

陳：這個……

黎：特種鋼煉出來，就給祖國建設社會主義一個很大的幫助。你看，多少人的眼睛祈望着我們報出成功的消息，可是你就想着自己！不，不，我想質問他還是不對，應該報告保衛科。（欲走）

陳：（把黎拉住了）報告保衛科？難道我們不能先研究一下嗎？假如他是對你平時有意見而報復呢？

黎：我從來沒有冒犯過他。

陳：或者是因為你粗枝大葉計算錯了？

黎：那麼你剛才和我校對的時候，也是粗枝大葉嗎？

陳：那可不是這樣，不過我們總應該考慮到將來向他學技術的問題。

黎：（生氣了）你總是技術問題，戀愛問題，前途問題，一連串的个人問題。老弟，你想想，假如塗改化驗結果不是為個人報復的行為呢？

陳：那……那當然是個破壞行為啦！

黎：對了，敵人看到我們辛辛苦苦得出來的成績會眼紅的。你知道嗎？我們煉出了特種鋼，那麼中國工業化建設就更快，特種鋼可以製造許多機器，大炮，坦克……各種國防設備和生產工具，這樣我們的國家就更富強了。而且從此不用向外國購買特種鋼，這樣，國家又可積累更多的資金用到其他建設事業上，更快的使祖國變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這不是給帝國主義一個很

大的打擊嗎？敵人那肯甘心我們这样做？

陈：（也生气了）你開口就是政治，閉口又是階級斗争，难道我們能绝对保証化驗技术沒有問題嗎？

黎：难道說我們沒有掌握化驗技术？

陈：我們要証实誰錯誰对，最好是等新儀器買回來，那時証实我們的化驗結果是正確的，然后報告上級也不遲。

（外面敲門声）

黎：誰呀？（去開門）

（幕后声）：供銷科叫你們化驗室派人去領儀器。

陈：（聞声走到門口）領儀器？

黎：（拿了一份通知單轉過來）好呀，看，來得多么及時！供銷科从上海買回了“光电比色儀”，現在通知我們去領啦。

陈：好極了，我們馬上就可以証实化驗結果，我去領。

黎：（高兴起來了，把陈推在沙發椅上）不，我去領，你告訴曾副主任我去領儀器了。（急下）

陈：（不由得高兴的用一个調唱起歌來）“1 2 3 4 5”這真是太好了。（向化驗室下）

（曾棠上，被陈奇撞个滿怀，把眼鏡掉在地上了。）

曾：陈奇，你干嗎这样莽撞？（彎身拾眼鏡）

陈：（搶着把眼鏡拾起來）啊呀！真对不起，曾副主任！是这样一回事，有个好消息呀！

曾：什么好消息？

陈：供銷科从上海買回了“光电比色儀”。

曾：（吃了一驚）光电比色儀買回來了？（不觉呆住了）